

胡同

施亮
著

长篇小说

那一年，我的小寒妹妹死了。

那一年，一场红色狂飙席卷而来。

那一年，小雅宝胡同里产生出很多故事……

——本书引子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胡同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胡同 / 施亮著. --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

2010.9

ISBN 978-7-5404-4644-4

I. ① 胡… II. ① 施… III. ①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82749 号

胡 同

施 亮 著

出版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刘茁松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201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970 × 640mm 1/16 印张: 19.5

字数: 250,000 印数: 1-6,000

ISBN 978-7-5404-4644-4

定价: 32.00 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如今，这样的故事就好像阿拉伯神话一样。

——摘自 《胡同·第十二章》

目录

引子 / 005	第九章 / 171
第一章 / 011	第十章 / 191
第二章 / 029	第十一章 / 209
第三章 / 053	第十二章 / 227
第四章 / 073	第十三章 / 245
第五章 / 093	第十四章 / 261
第六章 / 111	第十五章 / 281
第七章 / 131	尾声 / 303
第八章 / 153	后记 / 307

● 引子

一条一条胡同，灰墙灰瓦。它原是这座古老城市水墨画中一道又一道墨痕，陪衬出紫禁城红墙黄瓦的雄伟，天安门广场的壮观；还显现着北海公园的碧波涟漪，柳叶低垂，白塔耸立；又隔绝了长街闹市的车马喧哗，尘嚣扰攘，人群熙熙；它是淡泊宁静的，又是沉雄谲诡的，也是质朴无华的。它的景物风情，也成为一幅幅独特而韵味无穷的民俗画卷了。

有些胡同长长宽宽的，大叶杨树栽种两旁，沥青路面覆盖着浓重树阴，你倒背手慢慢走，心境会无比悠闲，见一对老人在墙边对弈，点缀出某种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。偶尔，一位小贩推货车路过，慵懒吆喝一声，又推车慢腾腾过去了。也可能一个男孩子脚踏滑轮车，朝你迎面冲来，

蓦地打破幽静氛围，哗啦啦的强烈声响，竟会使你内心涌起莫名的欢腾。

趑进另一条胡同，无意间走入曲折小巷。转去弯来，瞧一座黝黑的小门洞旁，坐几位老人闲聊天。他们善意望你，设若走过去问路，必定不厌其烦为你细细指引，怎样往东拐，如何再朝西去。可你也不见得走得迷网似的胡同，因为那些陋巷太不规则，忽宽又窄，有的已堵塞，或与其他胡同相连，很容易迷失方向。

现代北京城里，真正的四合院已经极少。大都是一些大杂院了，院里到处搭建小厨房及自盖棚屋，简直重门叠户，“院子”只不过是仅够伸脚的地方而已。况且，每户没有独用的卫生设备，人们只好去公共厕所。早晨，那里走动许多蓬头乱鬓的倦容女子，斜披衣衫趿拉鞋的中年男子，还有光膀子的肥胖大汉，都是直奔公厕的。此时，你感觉到每条胡同就仿佛是楼房里的“大单元”，谁也不能避开自己的邻居，也难以遮盖自己的隐私。

盛夏黄昏，晚饭后是胡同里最热闹的时节。每个大院门口，一堆一簇的人们摇晃大蒲扇，东拉西扯乘凉。虽说每家有了电视机，许多人更愿意闷在屋里看电视，沉溺于美女剑侠、悲欢离合的剧情中。可是，仍有不少人宁可放弃这“现代娱乐”，更执著于街头乘凉聊天的“古老娱乐”，他们聊天的范围，上至国际风云、国计民生，下至里闾野闻、婚媒嫁娶，算得上事事关心呢。邻居们在一个院里住着，遇上点什么事，没有不互相关照的。哪怕是在同一条胡同里的邻居，也可以扯一扯那些琐事窝心事，兴许就舒心畅快多了。

深深巷陌的昏黄路灯下，有个小伙正朝一位姑娘急切诉说，姑娘脸冲了苔痕斑驳的砖墙嘟起嘴跟小伙子怄气。不远处，那一堆乘凉聊天的人们视若无睹，除了偶尔也瞥一眼，谁也不管他俩的事。这是“闲事儿”，胡同里的人们也有其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呢。所以，情人们也可以将那些静谧的小胡同充作幽会场所。走进那些小胡同，仿佛进入了人海汹涌的避风港湾，也好像踱进修竹茂叶的林间小径。

林立的高楼崛起了，二十层、三十层、四十层大厦，一幢比一幢更高。水泥森林迅速吞噬掉大片的胡同。胡同里的住民兴高采烈地抛弃了危旧平房，搬进各类生活服务设施齐全的高楼里。于是，一条一条胡同被拆毁，取代为成片楼房的居民小区。前几日，我见报纸刊载一条消息，“朝阳门北小街市政工程将实现全线通车。改造后的道路将成为继东四之后的东城区第二条南北大道。”我迷惘地想，哦，过去我家居住的那一片胡同也被拆毁了。或许，也包括我正在描写的小雅宝胡同？

北京的胡同，原是这座古老城市的血管脉络，也是城市建筑艺术的一篇古老韵文。它也可能会成为我们记忆中的一道梦痕了。

我读小学时，班里同学们大都住八大人胡同那一带。他们传说，古时候那条胡同里住过八个大人。他们又问我，我家住的小雅宝胡同是什么意思？

我答不上来。回家问爸妈，他们不知道。又问胡同里的那些老人，也都茫然。我揣着这个疑团，直到长大。

北京城里，什么稀奇古怪的胡同名字都有。听说，光是扁担胡同就有十一条，井儿胡同也有十条。取名雅致的，新街口附近有一条胡同叫“百花深处”，还有地安门大街附近的一条胡同称“杏花天”。也有让人膈应的胡同名字，西直门那儿就有“屎壳郎胡同”的，后来改名叫“史可亮胡同”。

一天，我去洋溢胡同看望朋友。他送我出门时说：“原来，这儿叫羊尾巴胡同，以后嫌名字丑，又改成这个名儿。”顿时，我联想到，小雅宝胡同说不定以前是个丑名字，现在又改了名呢？“雅宝”与“押宝”是谐音，小雅宝胡同也可能以前就叫“小押宝胡同”，那么如此说，我家所在的胡同在古代作过赌场？

后来翻书，我才明白这个猜测是错了。小雅宝胡同的旧名称“哑巴胡同”，可能好久以前这条胡同里住过一位著名的哑巴。北京城似这样用人名字来命名的胡同挺多，如张秃子胡同、王寡妇斜街、焦狗头胡

同、贾三胡同、瞎子胡同等等，在当时市井间这些人估计都是比较出名的人物。要不，怎么会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胡同呢！可是年代久远，这批人的生平、职业和做过的事儿，早已经失传。那些胡同的名称也有了变异，不断雅化。有的胡同，从明朝到清朝到民国再到现代，换好几个名了。

还有，我那些同学们住的八大人胡同，也并不如他们所说真是住了八个大人，而是一位姓巴的大人在此居住过。

我坐在窗台边，恐惧地盯住天空。

这时的天空不见了。它瞬间化成土黄色魔魔朝我们压来。黑暗降临了，又与黑夜完全不同，如果说夜色只是一层朦胧黑纱覆盖于万物上，是有着温柔色彩的，而此时，那土黄色魔魔扑来，却把又厚又低的天与颤抖的大地扭到一起，使天地万物重新变成混沌一团……唉，这厉害的沙尘暴真的会吞噬一切？

遥远处，隐约传来一道尖细响声，好似哨子响，又仿佛射来响箭，有令人毛骨悚然之感。大伙惊呆地痴望窗外，一声又一声，一阵紧一阵，由尖细变得响亮了。蓦地，紧擦地皮而来，昏黄狂飙似排山倒海一般气势刮过了。咆哮着，震撼着，摇动玻璃窗和门框咯吱咯吱叫，击撞在墙壁上咣当咣当响，像是立刻要把玻璃刮碎，要把砖墙刮倒。

又掀起窗帘，我瞧暴烈的狂风中，院里枣树孤零零树干左摇右晃，吹断的树枝残叶凌空飞舞。伸到院墙上的那根枣树枝横杈，哆嗦着像举起的胳膊肘，抵挡大风的袭击。

枣树呻吟呀呻吟。

小寒妹妹跟我依偎着。她仰起“小奔儿头”，非让我给她讲故事。

这时候，我也特别想讲故事。只有说出许许多多的话，才能解除心头的恐惧。我就又给她讲“白雪公主”的故事。其实，这故事讲了多少遍啦，连她自己也会讲了。她还是聚精会神听着。我讲到由于被狠毒的

后妈所害，白雪公主无奈只好躲进森林里，小寒妹妹瞪着湿润润的黑眼睛，叹口气道：“唉，森林里边也挺黑的……”

突然，一阵莫名其妙的寂寞笼罩了我。幼小心灵中，恐惧淡然了，却有点儿厌倦。

算不算是一种神秘的感悟？

那一年，我的小寒妹妹死了。

那一年，一场红色狂飙席卷而来。

那一年，小雅宝胡同里产生出很多故事……

跟你们说吧，这不是怀旧，不过是一连串故事。

●第一章

在小雅宝胡同里，我家的小独院恰好就坐落中间。不知怎的，门牌却是“甲一号”。一号就一号呗，干吗还要“甲”？我不明白，别人也都懵懂。小胡同本来就弯弯曲曲，谁也想不到胡同深处又有这么个“甲一号”的小院，人们若初来乍到，很难找得着。

七间半房屋陈旧不堪，没一间屋不漏雨。一家人住了四间北屋，分成寝室、客厅和书房。剩三间窄促的东屋，一间堆满杂物充作库房，较大的另一间算是饭厅，旁边相联便是厨房。正对北房，除了脊儿里的厕所，是一长溜满是绿色苔藓的高墙。阴渍砖缝伸出几簇野草，一条深褐色壁虎缓缓爬动。墙边，还种一株枝干粗壮的枣树，浓厚树叶像一把大伞。夏夜，星星点

点月光透过叶丛，洒了大半院子。一家人在枣树下乘凉聊天，直到眼皮发涩才回屋。

小院铺满碎砖头，由于没有修建泄水沟，到雨季会积起很深的水。包裹铁皮的大门，以前所涂黑漆早已斑驳剥落，关门时很沉重。门上有铜制撞锁，还有一根大门杠可横顶住大门。大门后一座木制影壁，中间是斗大的红色“福”字，年长日久已暗淡了。爸爸有一回说，这个影壁破旧了，还挺碍事，干脆拆掉吧。外婆使劲摇头，连连摆手说：“搞唔得！搞唔得！格是挡鬼的，拆去会有鬼进来咯！”

“外婆，”我好奇问，“这个怎么挡鬼呀？”

“鬼走直路哉，”外婆解释，“弗晓得拐弯，它从门外进来撞到影壁上，还会撞回去咯。”

我反问：“咱们胡同那么曲里拐弯，鬼要是光走直路，还不一头撞墙上，连胡同都进不来！”

外婆答不上来。爸妈也笑了，用上海话骂我是“小赤佬”。

小寒妹妹也咯咯乐着，手指点戳我：“哈，哥哥是小赤佬，小赤佬！”

从胡同南口出去，走十多分钟，又进一条胡同赵家楼。历史有名的五四运动时，学生游行队伍火烧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，在里面还痛打了章宗祥，就是那儿。后来，那座小楼已经成为一座医院了。

妈妈常带小寒妹妹去那儿。

小寒妹妹比我小一岁，才八岁。她看去却像四五岁的孩子，身体瘦弱枯干，长个很大的“奔儿头”，一双罗圈腿。听妈妈说，小寒妹妹是早产儿，原本就体衰多病。她一岁时，妈妈领她在外面却赶上被浇一场大雨，小寒妹妹连发几天高烧，引发了肾炎、心脏病等。

她特别聪明。由于多病，爸妈就没有让她上学，而是让我回来教她功课。可是，她比我学得还好。做算术题，总是又快又对，还能写短短的信了。

这天，我正教她一道算术题，她却怔怔瞧着窗外，黑眼眸里闪烁着

很神秘的光。

“嘿，你怎么啦？”我推她一把。

“唉——”她叹一口气说，“哥哥，你知道吗？我快死了。”

“瞎说！你又瞎说……”我的心被紧紧揪作一团，再也说不下去了。我俩沉默了。明亮的玻璃窗外，枣树叶丛里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叫。我忧郁地想，它们怎么那么高兴呢？它们以后会不会死呀？

妈妈闯进屋，吩咐道：“小寒，先跟我去赵家楼吧！回来再做功课。”

“又去赵家楼……”小寒妹妹嘟囔一声，收拾起小书包。

她们出门了。

我呢，傻怔怔地望着那棵大枣树，树上的麻雀们，那堵湿漉漉高墙上纷乱的树影。

小雅宝胡同的门牌没有二号院，紧挨我家小独院旁边的四号院，里边却是一座楼房。那儿是某机关的宿舍，门口传达室专有一个老头看门。五十年代一片低矮的平房里，这座楼就算很巍峨了。胡同里的孩子管那儿叫“大楼”。

大楼里的孩子们成帮结伙，对胡同里的孩子们佯佯不睬。我的小学同班有个女生邵倩也在楼里住，这条胡同里只有我跟她一块在新鲜胡同小学读书。起初一年级，我俩上学和放学共同走的。至二年级，班里一伙调皮鬼挤眉弄眼地起哄，说我们是“小两口”，惹得邵倩哭一场。我与她不得不疏远了，甚至谁也不跟谁说话。

这座大楼崛起，破坏了整条胡同的格局。拆掉一片平房后，原来笔直的胡同变成扇面状了，几乎使小雅宝胡同不成其为胡同了。以后又与其他胡同相接，也再一次变更了门牌。大楼后面，又是一圈高墙围起的大院子，里面停放许多车辆，是北京市清洁队所在地。白天大门紧闭，静寂无人；深夜却热闹喧哗，灯火通明，一辆接一辆清洁车驶出，鸣笛，粗声吆喝，咣当当的响动，常将人们从睡梦中惊醒。

一幢大楼，一座清洁队大院，原来的深深巷陌没有那么幽静了。不

过，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下，它总还是隔绝都市喧嚣红尘的一道避风塘吧，算是多少还保留着恬淡的民俗风味，也仍然蕴藉着这座城市古老的传统。

我家对过，是通在一起的大杂院。据说，原是官宦人家的一所大宅院呢。分前院和后院，有两个大门，也就有两个门牌——六号和七号。胡同里的人们管这院子叫“六七号”，这是个很怪的专用名词。

这院子住了十几户人家，加盖好几间简易房，拥挤不堪。这儿成了胡同的海湾地区，隔三岔五，必有一场战事。两家邻居吵架的场面颇为壮观。吵起架来，谁家的人多，谁家的声势就大：“你算什么玩意儿你算你算算算……”“你他妈王八蛋王八蛋蛋蛋……”嗓门大，频率高，干脆成为抽去语言实质的嚎叫。周遭一大拨子人，有助威的，有喊好的，有凑趣的，有大笑的，有皱眉的，有叹气的，也有上去劝架的，不小心又会衍生一场新的战争，那可就更乱乎了。多数邻居只在一旁瞧热闹，这是大杂院的一种特殊娱乐消遣，犹如今日唱卡拉OK，不可不欣赏的。

门洞旁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，大概是昔日大院的门房吧，挤进满堂堂一家七口人的赵家。邻居们无论老幼，都管这家夫妇叫赵舅爷和赵舅妈。他俩究竟是谁的舅爷，又算是谁的舅妈呢？谁也说不上。小胡同就是这样，某种称呼叫开，大伙全那么叫了。赵舅妈奇胖，挺大肚子，摇摇晃晃走来，好似一座移动的小肉丘。她干活儿极利索，只穿件小背心，晃荡一对面袋似的大乳房，擀面条、贴饼子、搬运大白菜，还汗水淋漓地挥舞铁锨，往捡来的那堆煤核里掺黄土，对上水，自做煤块儿。赵舅妈颇有女中豪杰气概，与人吵架时扯嗓门大吼，仿佛当阳桥头喝断桥梁的猛张飞，一个霹雳炸去，威风凛凛，无人敢对阵。据说一回，她坐在大门槛骂街，连拍大腿，足足骂了大半天，竟没有重复一句话。

豁嘴一家人也住在门洞不远处的矮矮一间小屋里，比赵舅妈的屋还要窄促，原来那间小屋是堆放柴草的，连窗户都没有。以后只稍微修缮